

世界文化丛书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绅士道与武士道

——日英比较文化论

〔英〕丽月塔著 王晓霞 陈守桂
孙志民 林和生译
孙志民 张翔校

G131.22

L026



绅士道与武士道 —日英比较文化论

(英) 丽月塔著 王晓霞 陈守桂 孙志民 林和生译
孙志民 张翔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10048657

· 纳士道与武士道

——日英比较文化论

(英)丽月塔著

王晓麟 陈守桂 孙志民 林和生译

孙志民 张翔校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题页2 字数16.7万

1990年9月第 1 版

1990年9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450

ISBN 7-213-00438-7/G·90

定 价：3.40 元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

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写在出版之际

“世上误解的事，莫过于对一个国家的偏见了。”而比较文化论的方法则有助于消除这种偏见。

就拿本书来说，它从日英比较文化论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日英两国文化独特的历史遗产。通过对日英两国人日常生活的深入观察，概括出日本人待人接物背后的武士道和英国人待人接物背后的绅士道，引出了两国文化的类同和差异。

而差异已是形成人们偏见的根源，我们虽无法消除差异，但可逐步了解差异，并最终放弃偏见。手段之一，便是学会运用比较文化论的方法。本书在这方面不失为一本颇有价值的书。我们译出它，旨在提供一个借鉴。

比较文化论的方法告诉我们，有时尽管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人们却能从中看到同类的事物，受到启发。相反，为了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硬把它和别的文化扯在一起，结果无一不失败。因为人们对众所周知的事并不那么感兴趣，人们期待的是尚未明了的新东西。所以比较文化论者认为，在进行文化比较时，重要的是找出差异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非“一致”。

例如，人们总是以“经济动物”来嘲笑日本人，殊不知这一“经济动物”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正如本书著者所指出的，日本的武士爱好诗、画、书法和插花；日本应该让世界知

道的最重要的事实不是它的专家如何了不起，而是它具有那么多的业余的“家”。这些正是日本大有作为的力量所在。而英国的绅士对艺术不屑一顾，缺乏科学的、艺术的创造性。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著者发出了“绅士的形象要靠日本人的力量加以完善”的感叹。

又如，日英两国的文化均属借用型，但在借用的基础上，又都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日本人言行暧昧，好虚荣，爱嘲弄别人，与英国人直率、富于同情心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人善于“袒护”，而英国人更多的则是“刚愎自用”。著者认为，找出这些生活表层的差异也很重要的，然而要真正了解一个国民，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发掘该国的文化的深层部分。比如，日本人眼光短浅，容易急躁，著者认为这与他们的育儿方法中缺少现实的原则是不无关系的。依据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育儿的原则有二，一是快乐的原则，一是现实的原则。快乐的原则是随时要加以实现的，否则孩子就会啼哭、撒泼；现实的原则是必须意识到快乐的欲求不过是复杂世界中的一部分，要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学会等待。而日本的母亲总是满足孩子的一切愿望，极尽放纵。英国的母亲在给孩子带回玩具时，不是一进门就满足孩子的要求，而是告诉孩子们要等母亲更换好衣服，即要孩子学会等待，并明白除了自己外，还有他人存在。孩子则在等待中想入非非。这种英国式的育儿训练，使他们长大后能够看得更远，能够耐心地等待着任何事情的发生。

本书充满了有关日英两国历史常识的追溯，这是因为著者认为，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历史将为人类保持协调提供一臂之力。正如著者所指出

的，英国在所得水平上虽远不及日本，但在每个人的社会训练程度上，日本远不如英国。“衣食足而知礼节”，绅士道将是日本人的一一个选择。著者的这一论断被日本的评论家视为是一个颇值当今日本人深刻反省的忠告。

著者 Trevor Pryce Leggett (日本名丽月塔)，1934年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学专业。1938年为练习柔道赴日，在英国驻日使馆供职。1943年调任英东南亚司令部，直至日本投降。1946—1970年出任BBC (英国广播公司) 日语部部长，并长期担任BBC对日广播“听众信箱”的节目主持人，是英国著名的日本通之一，对柔道、将棋、“禅”均有较深的造诣。

原著系著者直接用日语写成，中译本根据日本萨马尔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译出。

本书序、第一章由孙志民、林和生译，第二章、副论由王晓霞译；第三章由陈守桂译。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日本同事提供了可贵的帮助，陈惠珍同志在誊抄、整理书稿方面亦做了大量的工作，谨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译稿由于时间仓促，还很不成熟，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志民

1988年7月15日于日本水户

英国人所接触到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

(代序)

这本书是我十年来主持 BBC 日语广播“听众信箱”节目的产物。

听众递交给本节目的问题都有些含糊不清，如“绅士的定义是什么？”、“想请教一下英国人和日本人看待事物的差异”等等。当时我常同受日本 TBC (东京广播公司) 派遣来 BBC 工作的大藏雄云助先生讨论这些问题。

尔后大藏先生又建议我把在“听众信箱”节目中播出的答复连同我在日本的那段生活体验和英国文化深层的精神世界汇编成册，他还热情地将此设想介绍给了萨马尔出版社的田村胜夫社长。自那以后，我又先后同身兼总编之职的田村先生在东京和伦敦见了几次面，在他的鼎力协助下，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写作。

书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到“历史”，这是因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的。

譬如，英国的医生不做广告宣传，这是因为还在19世纪，他们就期望社会将他们接纳为绅士，以有别于买卖人。此外，人们在英国平时看到的警察是不携带手枪的，这样做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即使是罪犯，他一般也不伤害手无寸铁的人，而路人若知道警察是徒手的话，他们会竞相协助抓捕罪犯。此种思考方法源于18世纪热衷于体育运动的地主们的风习，光明磊落

是当时人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

历史是我们保持谐调和均衡的良师益友。现在英国正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为了理解现代的变化，我们需要对正在变化的、过去曾一度深得人心的理解世界作一研究。

书中还读到许多“宗教”问题。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在这一点上，它同法国、德国截然不同。

英国的学校，在每天早晨开始上课前先要朗读一小段《圣经》和唱赞美诗。以“教名”来称呼一个人，这也是大陆所没有的英国习惯。相当于将棋“角”的棋子，国际象棋中称之为“僧正”。

而且，在英国，宗教影响不仅限于传统。英国科学振兴协会的年会在科学界是最重要的例行集会，可是该年会1973年历时一周的大会日程却是始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入场仪式。

然而定期到教会做礼拜的人不过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十而已。与此相对，致力于社会的公益活动已成为“新宗教”，它深深地牵动着年轻人的心弦。例如，健康保险事业所需的血液百分之百来自于献血者，正因为如此，当英国人听说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要用钱来买血时都不觉大吃一惊。

出于政治家的敏感，希思首相于1973年8月任命了一位专门负责调整政府向所有有志于社会公益活动的小组提供援助的大臣。出于同样的政治上的敏感，工党的政治家们也预言，十年以内英国福利社会的大部分将依赖于志愿人员。

而身居于这些事情中的英国人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本书里，我试着对这些方面作了一些论述，其中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当然这一切本身又都随着时间在不断地变化着。

为了得出日本人和英国人看待事物的差异，我还从我个人的视角对日本进行了议论。当然我的看法绝非全对，但是我希望读者能把这本书作为一个三十五年来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外国人的印象记来读。

本书是应大藏先生和田村总编辑先生的建议用日语写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坦率地说，就我的日语水平而言，还难以表达微妙的语感。大藏先生通读了原稿，并作了推敲。校正书稿不是件乐事，我谨在此对大藏先生的不可多得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可说是用在向日本人介绍英国上了。与此同时，我也把同样大的努力倾注于向英国人介绍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主要是译书、讲演、教授并介绍柔道等。

我深信日英两国有互相学习的地方，我将此书奉献给日本的各位读者就是出自这一信念。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大力帮助过我的编辑部的诹访部大太郎、竹内正年、小川国孝诸位致以衷心的感谢。我还希望本书没有辜负田村社长的殷切期望。

丽月塔

1973年10月于伦敦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写在出版之际 1

代序 4

第一章 英国人看事物的方法 1

第一节 甲壳虫乐队和阿拉伯的劳伦斯 1

第二节 光明磊落的精神 12

第三节 岛国气质和大陆气质 27

第四节 我们的维多利亚时代 60

第二章 绅士道——绅士身份的起源 84

第一节 绅士的起源 84

第二节 骑士道和宫廷礼仪 99

第三节 绅士身份的理想 118

第四节 现代的绅士道 131

第三章 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我的日本文化论 156

第一节 日本人窘困时 156

第二节 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 164

第三节 祖护和刚愎的文化 172

第四节 隔着迷雾的日本人 182

第五节 禅的真髓 194

副论：英国文化的基石——宗教与君主制 205

第一节 宗教、国民气质的背景 205

第二节 君主制、自豪与传统 230

第一章 英国人看事物的方法

——正大光明的精神和美德的传统

第一节 甲壳虫乐队和阿拉伯的劳伦斯^①

现代英国的中年人常常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权威缺乏敬意，对他人缺乏关心。其实，无论哪个时代的中年人的想法都是如此。

公元前400年的阿里斯托芬就曾创作过提倡年轻人向双亲的权威挑战的喜剧。在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戏剧中，一位年轻人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在痛打了父亲之后接着扬言道“公平是必要的，所以下次还得揍母亲！”

这不是现在的“残酷戏剧”所能相比的。阿里斯托芬这样写虽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但是他却试图揭露苏格拉底的万人教育论所产生的道德上的腐败。苏格拉底也被搬上了舞台，他的教育方法遭到丑化。某个晚上，苏格拉底本人也去看戏了，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说：“请把本人和舞台上的那个家伙仔细地比较一下吧。”这一行

^①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探险家、军人。早年热衷于探险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英国情报官，长期潜伏开罗，以阿拉伯奇袭队长的名义领导阿拉伯人从事反抗土耳其的斗争。其传奇事迹被写成书，拍成电影，人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译注

动表现了他的幽默和勇气。他因“不信道德并使之腐败”而被宣判死刑，是在此后不久的事情。

本世纪20年代的小说中也描写了孩子们全然无视道德规范而引起上流社会不满的状况。

在奥尔达斯·赫胥黎的小说《针锋相对》中，当有位年轻女人说到用误解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代沟”现在已经形成时，对方问道：“您认为您的孩子也误解您吗？”“在一切缺少根基的时代，产生误解不也是必然的吗？”（实际上是完全绝望的意思）“您的孩子一定会再次修补这个根基的吧。”

“是吗，那样的事我还没有考虑过呢。”

1. 老人和青年人

在今天的英国，对所谓的放任社会（即指原先隐藏在体面的薄帷幕下的“性”现在已被公开化一事）依然存在着不满的议论，但与此同时，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间，一种“修补根基”的庞大运动正在兴起。

现以伦敦的一个青年组织——“机动部队”为例。这个组织创立于1964年，它召集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一些有志青年，利用余暇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病人和老人。该组织的创立发起人是安东尼·斯丁，他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也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起初，他带领伦敦的东·恩德贫民区的一伙年轻人，访问了住在附近街道的一部分老年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那些众多的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老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百多名积极的志愿者。但是，要使这个计划继续下去需要大量的资金。安东尼·斯丁因这个运动受到青年们的极大赞同而受到启发，决定试

着同政府协商，说不定政府还会以这个运动为先导，把它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政府果然同意了，除提供资金外，还积极热情地参与推行该计划。七年以后，八千名有志青年和四十六名有资格的社会福利活动家作为专任顾问，在“机动部队”服务。他们相互协作，以友情和务实为基本原则，访问了伦敦众多的老人和肢体伤残或行动不便的人，在这些人的住所里给他们做伴聊天，进行一些必要的援助活动。

他们的援助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以访问和交谈为主。在生活中人们如果不与外界接触是无法忍受的，而这类人，特别是绝大部分的老人，更需要这样的接触。当然，老人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也很多，诸如：买东西、重新布置家具、去染店、收拾庭院、稍微修缮一下住房等等，都需要别人帮忙。

在大多数场合，这些有志青年的活动都是应地区福利事务所的请求而进行的。福利事务所向各个地区的“机动部队”求援，请求他们派人给行走不便的人推轮椅，陪伴年事已高的妇女一起去医院探望住院的朋友，帮助正在生病治疗中的母亲到学校去接放学的孩子，在学校放假期间负责照顾智能低下的儿童等等。

但实行这种区域性的服务，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机动部队”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譬如说，伦敦的区政府等机关就认为这种援助活动是对他们自己的福利事业的一种批评和责难。还有的政府机关对青年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自以为是地认为老年人也许并不欢迎这些年轻人。

这里也恰恰反映出了“代沟”的问题，然而在这种场合，情形却是相反的。在上一代人的青年时代，他们对个人献身和

服务于社会毫无兴趣。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方向是“制度”的改变。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在想着个人的献身和服务。我想，大多数上一代的人，在他们年轻时想都没有想过的那种对奉献精神的热情面前，不禁会觉得内疚。

事实证明，孤独的老人们非常欢迎青年人的来访——“他们倒不是往常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但至少能来和我们见面。他们分文不取，但确实对我们抱着关怀之情。”

我曾访问过一位每星期两个晚上去老人的住所，在老人身边进行照料的一位少年。当时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刚开始只是抱着一种同情和怜悯的心情，但现在觉得必须更进一步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去那里便感到是一种乐趣，那位老人见到我去特别高兴。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并没有去养老院的愿望。他对来访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予信任，对政府机关的来信也不回复；所以他什么帮助也得不到。可是他对我是极其信赖的。当我需要我某个文件资料的时候，我就抱来一大堆，然后我们一起查找。我觉得要为别人做点什么，现在我正实践着这种想法。我干别的事情全都是为着自己，仅仅这件事，是在为那位老人。”

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意识到，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干过此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服务活动，这使我们感到内疚。如果作为我们自己亲属的老人则另当别论，倘若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做那样的事情的。我们经常在谈论政治结构的变更问题，并坚信只要能实现，世上人都会得到幸福。我记得契诃夫曾说过：“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一听到孩子的啼声就有些受不了。但只要稍加注意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在啼哭时，却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抽象